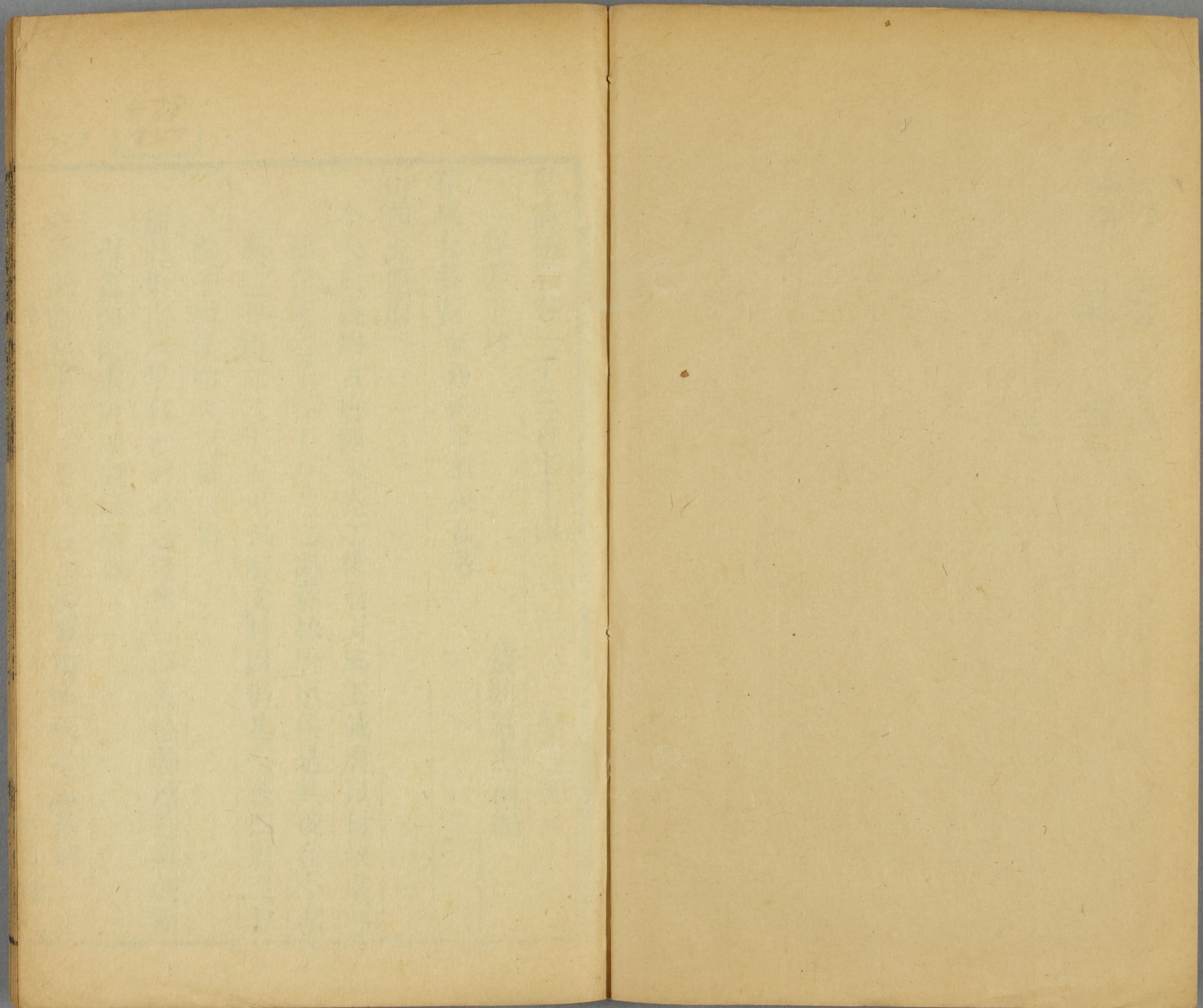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四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所錢文
有翰那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山西太原府

今太原縣爲古唐國本堯之後裔周成王滅唐以封叔虞分
徙舊唐之子孫于許鄆之間春秋唐惠侯是其後在今湖
廣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叔虞受封因仍其國號曰唐至叔
虞子燮侯始改唐號曰晉

祁縣東南八里有古祁城志以爲晉祁奚邑縣以近祁藪而
得名卽爾雅所謂昭餘祁也

府治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孟城爲祁氏之孟邑昭二十

記

20

247

仁

478

347

八年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孟丙爲孟大夫
榆次縣有涂水鄉爲晉祁氏之塗水邑魏獻子以知徐吾爲
塗水大夫又縣西北爲晉魏榆邑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
卽此

清源縣爲祁氏之梗陽邑魏獻子以魏戊爲梗陽大夫

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有大陵城爲祁氏之平陵邑魏獻子以
司馬烏爲平陵大夫

大谷縣東南十五里有漢陽邑縣爲晉陽處父邑又縣東二
十五里有箕城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卽此

平定州

今壽陽縣東南十五里有馬首村爲祁氏之馬首邑魏獻子

以韓固爲馬首大夫

平陽府

今翼城縣治東南十五里有古翼城爲晉穆侯所徙之絳莊
二十六年獻公城絳以深其宮卽此一名翼詩譜云穆侯
遷都于絳孝侯改絳爲翼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命之
曰絳則翼與絳爲一地成六年景公遷新田仍謂之絳因
更名翼爲故絳

曲沃縣治西南二里爲晉新田成六年景公遷都于此亦謂
之絳自此以後傳文所書絳皆新田之絳矣又縣西三十
五里有汾水縣南五里有澮水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澮
水一名少水

又縣西三十里有汾水爲晉汾隰地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獲之卽此

府治臨汾縣東北三十七里有高粱城爲晉高粱地僖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入國使殺懷公于高粱卽此

又府城西北有狐谷亭孔氏以爲卽晉之狐厨邑僖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吾蓋府城西二里卽逼汾水是時狄自西來薄平陽境狐厨受鐸在汾之西而昆吾則在汾東故涉汾而後及昆吾也

又府治東爲晉平陽邑故堯都春秋時係羊舌氏邑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謂平陽楊氏及銅鞮也趙朝爲平陽大夫卽此

洪洞縣東南十八里有古楊城舊爲楊侯國應劭曰伯僑自晉歸周封于楊晉滅楊以賜羊舌肸爲楊氏邑襄二十九年傳女叔齊謂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而晉滅之是也魏獻子分其地以僚安爲楊氏大夫

霍州西十六里有古霍城舊爲霍叔處封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後爲先且居封邑一名霍人襄十年晉悼公滅偃陽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霍名霍人猶直伯柄之後爲直人也

又州西三里有呂鄉州西南十里有呂城蓋皆以呂飴甥所居得名後以賜魏錡故復有呂錡呂相之稱

蒲州府

今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爲郇國文王子所封左傳所謂畢原酈郇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亦曰荀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黷是爲荀叔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卽此

案郇城亦曰瑕城本一地故左氏連屬言之此所謂河北之瑕也僖三十年燭之武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則在河之南杜註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今河南陝州南二里有焦城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曲沃卽瑕也文十三年晉人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崔浩以爲詹嘉處此備秦以曲沃之官守之故謂瑕爲曲沃桃林爲

今潼關然則瑕非河北之瑕曲沃亦非桓叔所封之曲沃也戰國策每以焦曲沃並稱如左氏之言焦瑕蓋曲沃卽瑕之明證文十二年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高江村以爲秦已渡河而西必不能復深入東渡其爲河外甚明駁辨可謂精且審矣

又縣東南十八里有解城爲晉解梁邑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卽此

又縣東南有白衰城東南十八里有桑泉城僖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卽此

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西北有廬柳城僖二十四年晉師軍于廬柳退軍于郇郇在臨晉蓋與猗氏接壤也文七

年晉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通典陝西同州郃陽縣有刳首水在河之西士會于此奔秦猗氏縣爲秦晉通衢與秦以河爲界

又縣南二里有王官故城爲晉王官邑文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郊亦平陽臨晉間小邑裴駙注史記以王官在陝西澄城縣非也本傳上云濟河焚舟下云自茅津濟所取之地在河之東無疑高氏辨之審矣

又縣南二十里有鹽池左傳謂之鹽成六年晉謀去故絳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註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也宋志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鹽鹽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

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城爲晉河曲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杜註在河東蒲阪縣南是也僖二十四年子犯從重耳反國及河以璧授公子請亡卽其處又是年濟河圍令狐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文十三年晉魏壽餘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旣濟魏人譟而還皆其地也蓋此爲秦晉東西往來渡河通道故凡濟皆不言其地名他如自茅津濟自南河濟則兵行詭道故特舉以見之左傳文法如此其地在今華陰縣潼關以東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爲秦晉交界之地

又府治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爲晉羈馬邑文十二年秦伐晉取羈馬卽此在河之東杜佑以爲在陝西郃陽縣非是

又府治東南有首山卽首陽山靈輒餓處

又府治東北二十八里有涑水城卽秦所伐之涑川

解州

今平陸縣東北六十里有古虞城爲春秋時虞國武王封周

章弟虞仲于此又縣東北五十里爲虞顛軫阪東北二十

五里爲虞鄭邑東五十里有砥柱山山有三門僖二年晉

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卽此

又縣東五十里有大陽城大陽東北三十里爲虢下陽城其

地有虞阪之險晉欲伐虢慮虞人要而擊之攻虞則虢又

救之蓋虞虢之門戶滅下陽而兩國皆失其險

又縣西爲晉茅津亦曰大陽津以在大河之北也河之南爲

陝州乃黃河津濟處

芮城縣北五里爲春秋時魏國閔元年晉滅之以賜畢萬爲

魏氏文十三年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

于河西魏人在東旣濟魏人譟而還蓋魏地逼河與秦以

河爲界詩譜云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是也

又解州鹽池東有苦成故城爲晉邵犇邑謂之苦成叔

安邑縣東南有中條山又縣北三十里有鳴條岡爲晉條邑

桓二年傳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當係此地孟子曰舜

卒于鳴條卽此舊以爲在直隸河間府景州漢周亞夫所

封晉在春秋前其地不宜至此當誤

絳州

今聞喜縣東二十里爲桓叔所封之曲沃歷莊伯武公國之三世凡六十七歲滅晉後仍爲別都一名下國有武公之廟在焉凡外來公子入立及君薨而殯皆于曲沃武公之廟重耳及成公悼公卽位皆朝于武宮文公卒殯于曲沃是也曲沃距翼城縣之故絳凡二百里正義曰國君五日而殯文公以巳卯卒明日庚辰柩卽出絳蓋以曲沃路遠詳見都邑

又縣東北三十五里有董氏陂產楊柳可爲箭卽所謂董澤之蒲也

河津縣東有冀亭舊爲冀國地杜註冀國并于虞虞亡歸晉晉惠公以與卻芮爲食邑芮被誅邑復入晉後其子卻缺

獲白狄子有功復與之冀

又縣南十二里有古耿城爲春秋時耿國地閔元年晉滅之以賜趙夙爲邑

絳州界有賈鄉爲春秋時賈國地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後不知何年滅之以賜狐偃子狐射姑爲邑

垣曲縣西北六十里有臯落鎮爲東山臯落氏國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註赤狄別種又縣東南有陽壺城南臨大河爲晉瓠邱地襄元年晉悼公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寘諸瓠邱杜註在河東垣縣東南又縣東有邵亭爲晉之鄆邑一名鄆文六年趙孟殺公子欒于鄆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戊鄆邵杜註取晉邑而戍之蓋

三名爲通稱矣

稷山縣西北二十里爲晉清原地一名清僖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成十八年悼公入國大夫逆于清原皆此地

吉州

今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莊二十八年晉獻公使夷吾居屈又晉有屈產之乘案傳二五言于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知蒲屈向日皆狄地矣

又州西有晉采桑津僖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卽此

陽州

今州治北四十五里有蒲陽故城在蒲水之北卽重耳所居

之蒲邑又州境有晉交剛地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卽此

永和縣南十里有樓山城爲晉趙嬰齊食邑左傳謂之樓嬰潞安府

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都按潞氏國爲最大封境極廣國都在潞安據晉之腹心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之曲梁延袤二省宣十五年傳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反出其東而轉攻之所以絕其奔逸滅潞之歲秦師東來晉侯別遣魏顆以偏師禦之而身留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其用力亦勤矣明年又遣士會滅甲氏留吁鐸辰以盡其餘黨留吁鐸辰俱在今

安府境甲氏在今廣平府之雞澤縣自此以後晉勢益強而六卿亦漸跋扈

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有黎侯城爲春秋時黎國後屬晉杜註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今壺關縣亦接壤

屯留縣爲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亦曰余吾襄十八年晉執孫蒯于純留卽此今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

長子縣爲晉長子邑襄十八年晉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卽此

府治長治縣爲晉壺口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註潞縣有壺口關舊志關在府城東南十三里延袤百餘里山形險狹形如壺口因名

汾州府

今平遙縣西十二里西南接介休縣界有中都古城爲晉中都邑昭二年晉人執陳無宇于中都卽此

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介山以介之推得名一名綿山僖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卽此又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又士會食邑于隨卽此

又縣東北二十七里爲晉祁氏之鄔邑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其地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

澤州府

今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平陽府翼城縣接界有黑壤山宣

七年會于黑壤卽此左傳謂之黃父文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杜註卽黑壤二名爲一地後周宇文泰小字黑獺諱之改爲烏嶺澮水所出

沁州

今州南十里有銅鞮故城爲羊舌氏之食邑昭二十八年分其地以樂霄爲銅鞮大夫又爲晉離宮子產曰銅鞮之宮數里羊舌邑在宮旁二十里成九年鄭伯如晉執諸銅鞮卽此州東又有斷梁城吳氏云卽春秋晉之斷道地宣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左傳謂之卷楚杜註卷楚卽斷道

湖廣武昌府

今府治江夏縣爲古夏口今名漢口與漢陽府治漢陽縣對岸春秋時謂之夏汭昭四年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爲漢水入江之處漢受夏水亦通稱夏江夏之名取此武昌縣爲楚之鄂都漢屬江夏郡孫權改置武昌縣

漢陽府

府城東南百步有大別山江水逕其南漢水自西北來會之亦謂之魯山乃漢水入江處與武昌府治江夏縣對岸蓋江自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而會于漢水今日之漢口是也

漢川縣南十里有小別山亦名甌山在府治漢陽縣之西北百七十里定四年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乃吳由西漸東且戰且却求間道爲歸計孔穎達謂小別當

在大別之東者誤

安陸府

今當陽縣東南有古權城爲春秋時權國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使鬬縉尹之水經污水逕當陽縣章山東又東右會權口權水在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

荊門州東南有郢口城爲楚郢處地楚武王遷權于郢處卽此舊爲文王子卬季載所封卬史記作冉或作郢皆讀爲然不知何年入楚荊門州志亦謂之權國城蓋權郢二國本相近也

府治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測爲楚之沈鹿地桓八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卽此今湮爲上腴

又縣東三十里有白水入漢定四年楚昭王奔隨將涉于成
白卽此

又府治爲春秋時郢地桓十一年鄭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于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鄭鄭國爲今德安府治在安陸府之東安陸下臨漢水地形險固四國相去甚遠不能一時遽集而安陸爲居中扼要之地故使屈瑕據之也

又府治東一里有櫛木山莊四年楚武王侵隨卒于櫛木之下卽此詳見山川

京山縣西南八十里有滌水流通漢江爲春秋時之雍滋定四年吳從楚敗諸雍滋五戰及郢卽此又縣境有蘧滋漳

滋汶滋卽禹貢之三滋昭二十三年遠越縊于遠滋宣四年鬪椒師于漳滋卽此

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一作睢定四年楚子涉睢孔穎達曰睢水在郢都之西楚王避吳西走處水經注曰沮水東南逕當陽縣北又南逕楚昭王冢又南與漳水合過枝江縣而入于江謂之沮口又襄陽府南漳縣東有漳水流入當陽縣東南五十里合于沮楚昭王謂江漢沮漳楚之望卽此詳見山川

荆門州西北有長林城接當陽縣東南境爲楚之大林文十六年戎伐楚之西南師于大林卽此自當陽之北接長林之境拱木修竹隱天蔽日卽曹操追先主處所謂當陽長

坂也胡氏曰長坂在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

襄陽府

今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都城與安陸府之荆門州接界爲春秋時都國地杜註都本在商密在秦楚界上爲南鄉丹水縣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此舊都也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文五年秦人入都楚人戍以爭之而不克因遂徙之南郡都縣爲附庸卽今襄陽府宜城縣後仍入楚定六年楚避吳北去徙都都仍名郢謂之鄢郢左傳所謂遷郢于都是也因名江陵舊都爲紀郢又縣東南有湫城爲楚湫邑伍舉食采于此爲湫舉莊十九年楚子伐黃還及湫有疾卽此

又縣西南九里有古鄢國入楚爲鄢縣昭十三年楚靈王治夏將欲入鄢杜註順漢水入鄢也是時鄢爲楚別都與鄢相近故通謂之鄢郢

又縣西二十里有古羅川城爲春秋時羅國南漳縣東五十里有中廬鎮爲廬戎國一作廬孔疏曰廬與廬通皆近鄢水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及羅羅與廬戎兩軍之大敗之是也鄢水至宜城縣南四十里入于漢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春秋時鄧國莊十六年爲楚文王所滅

又縣東北十二里有鄢城爲鄢國居鄧之南鄢桓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鄢人攻而奪之幣不知

何年滅于楚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鄢鄢蓋爲楚邑久矣後漢志鄧縣有鄢聚光武曰宛最强鄢次之是也

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春秋時穀國水經注曰國在穀城山上不知何年滅于楚

光化縣西漢水東岸有古陰縣城爲楚下陰地昭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卽此陰卽陰地之戎也

南漳縣西有荆山昭十三年傳楚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杜註荆荆山也能容六小國之衆是荆山之爲地廣矣山海經曰荆山之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處自宜城南漳以至房縣迤邐而西與歸州相接亦曰西山

自襄陽府城以南至安陸府城西凡七百里通謂之漢南

安陸府城至沔陽州北漢川縣南凡七百里又至漢陽府城東北入江通謂之夏汭孔穎達曰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也莊四年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此漢汭乃襄陽以南至安陸之漢水隨國爲今隨州西至襄陽府一百五十里漢水之東爲隨西爲楚地故濟漢而後發喪也蓋楚之初未能越漢而有之其後奄有江漢包絡南陽汝寧至吳伐楚從淮右入與楚夾漢而軍入楚之腹心內地而楚岌岌矣

鄖陽府

今府治鄖縣爲春秋時麇國地文十一年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音陽卽麇之國都防渚

在今房縣唐時謂之房州武后遷中宗于此

又府治西北爲絞國地桓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彭水在房縣境西南流入襄陽府之穀城蓋穀城與房縣連壤也

又房縣南五十里有阜山文十六年戎伐楚之西南至于阜山卽此

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春秋時庸國地文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儵魚人逐之庸人遂不設備楚及巴人秦人滅庸今縣東四十五里有方城山四面險固山南有城周十餘里所謂庸方城也蓋當四川陝西之交界庸之魚邑爲今四川夔州

府治奉節縣

德安府

今府治安陸縣城東南有古雲夢城今雲夢縣在其南四十里又南六十步爲雲夢澤宣四年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蓋雲夢跨江南北包絡五府今安陸府之荊門沔陽二州及京山縣漢陽府治漢陽縣荊州府之監利枝江二縣黃州府之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及德安府治蓋東抵蘄州西抵枝江在在有雲夢之名而德安之雲夢爲尤著

今府治爲春秋時鄭國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鄭邲潰三字通用若敖娶

于邲卽此楚滅之以封鬬辛爲鄭公蒲騷鄭邑在今應城縣北三十里

應山縣境爲貳國應城縣西爲軫國俱出近志

又府治安陸縣西北有清水春秋時謂之清發定四年吳從楚師及清發卽此

隨州南有古隨城爲春秋時隨國桓六年楚武王侵隨僖二十年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自後爲楚私屬不與諸侯會盟至定四年吳入郢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楚以此德隨哀元年使復列于諸侯侵蔡終春秋世不滅

又州東南三十里有光化城志云本楚子城左傳所謂軍于漢淮之間者蓋築城于此以逼隨也今隨州之光化廢爲

鎮淮源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逼近隨州之北故曰漢淮之間

又隨州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鎮爲春秋時唐國本堯後舊封晉陽周成王以其地封叔虞而分徙其後于許郢之間春秋時服屬于楚宣十二年唐惠侯從楚莊王敗晉于邲定四年唐成公與蔡侯及吳子伐楚入郢五年楚復國爲楚所滅

又州西南有楚軍祥地定五年遠射子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卽此

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武陽關卽左傳之大隧應山縣北九十里信陽州

南亦九十里黃峴關卽左傳之直轅應山縣北六十五里信陽州西南

宛溪江邨俱云東南疑誤今從元和志及

皇輿圖九十里平靖

關卽左傳之冥阨一曰甓塞三關勢如首尾爲漢東之隘道吳師從淮北陸路來道必由此所謂義陽三關之險也其總名曰城口定四年楚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史皇曰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口而還是獨克吳也卽謂此三關之險互見險要

黃州府

今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軼縣故城爲春秋時弦國僖五年楚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六

庚申補刊

人滅弦杜註弦國在弋陽軹縣東南又河南光州西南有
弦城蓋接界也皆魏晉時弋陽郡境

麻城縣東六十里有龜峯山山勢嵯峨上有曰黑二龍井爲
舉水之源又縣東三十里有柏子山定四年吳楚戰于柏
舉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

荊州府

今府治江陵縣北十里爲楚之故郢都一名紀南城定六年
遷于郢爲襄陽府之宜城縣謂之鄢郢因名此爲紀郢
江陵縣治爲春秋時楚之渚宮在郢都之南十里文十年子
西爲商公沿漢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水經注渚宮爲
今江陵城楚之船官地歷代爲重鎮晉桓溫及弟冲皆保

據渚宮梁元帝都此爲西魏所陷遷後梁居之爲藩國隋
并梁置荊州後爲蕭銑所據唐平銑復爲荊州五代時高
季興據此稱高平

枝江縣西有楚丹陽城蓋從歸州而移于此亦曰丹陽詳見
宜昌府楚又徙羅人居于此故後漢志云枝江本羅國水
經注云江汜枝分縣治洲上故名枝江

又縣西三里有津鄉莊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
津杜註江陵縣有津鄉蓋本應劭之說以地相近而稍訛
酈道元辨之謂枝江縣西有津鄉蓋里名當矣後漢建武
十一年岑彭自津鄉攻田戎于荆門克之卽此

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爲春秋時州國桓十一年鄭人

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卽此又縣東北三十里有楚章華之臺

又縣東南有涌水乃夏水支流莊十八年巴人門于楚閭敖游涌而逸水經注江水當華容縣東南涌水出焉涌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閭敖游涌而逸于二水之間也

宜昌府

歸州東南七里北枕大江有丹陽故城爲楚始封之丹陽史記楚世家周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徐廣宋忠以爲在南郡之枝江縣而郭璞注山海經則曰丹陽在秭歸爲說不同杜佑通典曰楚初都丹陽今秭歸東南故城是後徙枝江亦曰丹陽也春秋時諸侯徙都常襲前都之名如晉遷

新田仍名絳之類至後世猶仍兩丹陽之名晉王濬伐吳破丹陽遂克西陵此秭歸之丹陽西魏伐江陵曰爲蕭氏計席捲渡江直據丹陽此枝江之丹陽也

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爲楚所分之夔國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杜註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案左傳夔子對楚人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夔卽歸其地卽楚之丹陽蓋當時熊摯自竄不過遜居國都之側楚人因而封之及其後楚國徙于枝江夔乃獨爲一國也

長沙府

自府以南爲羣蠻地後漢書南蠻傳槃瓠之種曰精夫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唐虞曰要服周宣王命方叔南征所謂蠻

荆來威者也平王東遷侵暴上國至春秋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旣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于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據此則長沙府以南洞庭蒼梧之地春秋時俱非楚有楚地不到湖南信矣蓋楚始封在歸州之丹陽其後屢遷而益北未嘗南移一步洞庭蒼梧其時尚未入版圖禹貢蔡傳謂九江卽洞庭可知其謬九江爲潯陽之九江唐張僧監潯陽地記列其名爲九孔穎達之釋禹貢賈公彥之釋周禮職方皆宗之今爲江西之九江府不宜取晁氏說之之說以爲卽洞庭也

湘陰縣東六十里有羅城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亦有羅

城乃接境處後漢志枝江侯國本羅國後乃徙于長沙亦謂之羅川隋末蕭銑爲羅川令卽此地有汨羅江卽屈原自沉處也

附列國地名考異

列國地名都邑表已備列今府州縣之某地而左傳更有兩地三地四地同一名者更有二名同一地者後學恐致混誤且杜註與後人之說或合或分今彙聚而剖析之并略附鄙見庶一覽瞭如指掌

魯有東鄆西鄆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也莒魯所爭之邑今爲山東沂州府沂水縣之鄆城

成四年城鄆此西鄆也今爲濟寧州鄆城縣之舊城

魯有三防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此東防也本魯地在今沂州府之費縣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卽此

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欲別于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

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卽此

魯有兩平陽

宣八年城平陽本魯邑今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有平陽故城

哀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爲魯取邾地在今兗州府鄒縣西南方輿紀要及高氏地名考俱併入宣八年之平陽誤矣

又晉衛二國俱有平陽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趙朝爲平陽大夫卽堯所都今故城在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哀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有韋城韋城南有平陽城

齊曹俱有重邱

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今東昌府城東南跨在平縣界有古重邱杜註云齊地方輿紀要謂曹北竟之邊邑案曹都

定陶去此尙三四百里小國之邊疆安能及此

襄十七年衛孫蒯伐曹取重邱杜註曹地在今曹州府曹縣

東北杜明註兩國不可混

魯齊晉俱有東陽

哀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東陽爲魯邑在今費縣西南七
十里

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此東陽爲齊竟上邑今青州
府臨朐縣東有東陽城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鼈爲

晉地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東陽城

魯齊楚萊俱有棠邑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魯濟上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

十二里

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尙杜註齊棠邑大夫今爲東昌府之

堂邑縣

襄十四年傳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今爲江南江寧府之六

合縣

襄六年齊滅萊萊共公奔棠杜註棠萊邑今膠州卽墨縣南

八十里有甘棠社襄十八年齊靈公將走郵棠卽此

齊宋俱有黃地

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路史登州府之黃縣東南
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

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寰字記睢州考城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西距外黃城四里卽魯惠公敗宋師處又有黃國汝寧府光州有黃城

鄭衛楚俱有瑣地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一云瑣澤其地在新鄭縣北

定七年傳齊鄭盟于瑣經文作沙晉地地道記元城縣有瑣

陽城

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杜註楚地在今壽

州霍邱縣東

晉齊楚宋俱有稷地

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註晉地在今山西

平陽府稷山縣南五十里

昭十年齊陳鮑與欒高戰于稷杜註祀后稷之處在今山東

青州府臨淄縣西

定五年秦子蒲使楚人先與吳戰而自稷會之杜註楚地在

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註宋地當在

今歸德府境

衛齊晉俱有清地

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註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

東阿縣屬兗州府

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杜註齊地濟北盧縣有清亭盧縣

今爲濟南府之長清縣程啟生曰衛齊各有清杜氏以東阿盧縣別之景范氏以爲一地今仍從杜說

成十七年齊侯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杜註齊地陽平樂平縣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有清城

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杜註一名清原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有清原城

衛蔡號俱有莘地

桓十六年使盜待諸莘杜註衛地今東昌府莘縣北有莘亭故城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卽此杜更以爲齊地者非是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杜註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

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註號地高氏地名考以爲今陝州硤石鎮西十五里莘原是也

宋晉周衛俱有孟地

僖二十一年宋公會諸侯于孟杜註宋地襄邑西北有孟亭襄邑爲今河南之睢州哀二十六年宋大尹盟六子于唐孟卽此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孟丙爲孟大夫杜註晉地太原孟縣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孟城高氏地名考以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孟卽此案晉爲大國齊不應深入至此亭林先生以爲當在順德廣平之間

定八年劉子伐孟杜註周邑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西北有

邢臺鎮

定十四年衛太子蒯瞶獻孟于齊孟卽歛孟杜註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有歛孟聚僖二十八年齊晉盟于歛孟卽此

周魯燕俱有唐地

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杜註魯地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

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經文作陽杜註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北八里有唐山

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杜註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聚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魯有兩武城

襄十九年城武城懼齊也杜註太山南武城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程啟生以爲在濟寧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程啟生以爲此武城乃費縣之武城也費縣乃魯與邾吳相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襄十九年之武城宜在嘉祥杜註併而爲一似誤案高氏地名考從杜註以昭二十三年哀八年之武城併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卽此地然余嘗往來京師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尙遠啟生以爲費縣非所當備齊之處此說是也

又晉楚俱有武城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三里一名武平城

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杜註楚地在南陽宛縣北今在河南南陽府城北

周晉楚隨俱有瑕地

昭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杜註敬王邑不詳何地

僖三十年許君焦瑕杜註晉邑高氏地名考以爲此晉河外之瑕也卽曲沃文十二年秦復侵晉及瑕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曲沃之官守之今河南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卽此瑕也又成六年傳有郇瑕爲古郇伯之國在今

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此晉河東之瑕與此有別

成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杜第云楚師都邑表據水經注謂山桑縣有瑕城卽此瑕在今江南潁州府蒙城縣北案楚敗于鄢陵狼狽遁歸決無反遠道東南之理或曰瑕卽襄城縣之汾邱城襄城縣今屬許州府在鄢陵之西爲楚歸路此說近是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軍于瑕以待之杜註隨地

魯齊楚俱有棘地

成三年叔孫僑如園棘杜註魯邑在濟北蛇邱縣在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

昭十年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註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

昭四年吳伐楚取棘杜註楚譙國鄧縣東北有棘亭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南

鄭晉楚俱有櫟地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杜註鄭別都今爲河南開封府之禹州

襄十一年秦伐晉戰于櫟杜註櫟在河北在山西境非陝西臨潼縣北之櫟陽也

昭四年吳伐楚取櫟杜註汝陰新蔡縣北有櫟亭在今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五里

向爲國名又莒周鄭俱有向地

隱二年莒人入向杜註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

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杜註軹縣西有地名向上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

詩皇父作都于向卽此

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盟于向杜註莒邑今莒州南七十里

有向城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杜註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

晉鄭宋秦俱有新城

僖四年太子奔新城杜註卽曲沃今在山西絳州聞喜縣東

二十里

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杜註鄭新密滎陽密縣今河南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

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註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在歸德府商邱縣西南

文四年晉侯伐秦圍剋新城杜註新城秦邑今陝西同州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秦謂之新里爲秦取梁地齊宋俱有葵邱

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杜註齊地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

僖九年會于葵邱杜註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在今河

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

鄭莒俱有鄆陵

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杜註鄭地屬潁川郡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

文七年公孫敖爲襄仲逆已氏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杜註莒邑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界

唐卽棠

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杜註高平方輿縣有武唐亭在今魚臺縣西十二里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杜註與唐同方輿紀要于魚臺縣武唐亭下亦並列二年五年傳合爲一地

厲卽賴

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隨縣

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註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則知厲與賴通矣另有論見後

蓼 麗音 與蓼了有別

桓十一年鄭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註蓼國今義陽縣東南湖陽城師古曰蓼力救反楚得其地謂之湖陽光武封姊爲湖陽公主今湖陽故城在河南南陽府唐縣南九十里

文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杜註今安豐蓼縣今河南汝寧府

固始縣蓼城岡卽其地

費如字與費秘有別

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高氏曰今魯大夫費圻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秘者有別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

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此季氏之私邑也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有費城高氏地名考旣以魚臺之費亭爲費圻父食邑非季氏之費而于費縣注云初爲懿公子費伯食邑及僖元年賜季友遂爲季氏邑前後自相違反

春秋時厲賴爲一國論

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傳楚子使賴人追
之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于楚者僖平五年齊
師曹師伐厲杜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
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遂
傳云賴子面縛銜璧造于中軍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
志陽郡隨縣厲鄉故厲國也師古云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
用微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矣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
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
子滅厲註云左氏作賴穀梁于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微讓范
雎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

賴並列兩國杜精于考古而乃有此失歟

余在汴梁脩志著此論獨見杜氏通典分列兩國以爲不深
考之過及作春秋大事表遍閱方輿諸書杜氏以下如馬氏
通考王氏地理通釋高氏地名考略及宛溪方輿紀要俱主
分列竊疑余說之不然夫余所據者杜預氏何休氏顏師古
氏之說也且卽三傳本文同一年事而左作賴公穀作厲其
爲一國顯然更無待杜何之註釋也諸儒特以通典從分列
更不復深考而馬氏又以賴在光州商城縣南以杜預在義
陽隨縣者爲不知何據賴在光州以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
申遂滅賴之文合之申在今南陽于光州洵屬相近而更干
厲從杜氏之說謂厲在隨縣賴在光州商城則因杜氏而更

爲添設尤非矣謹書之以俟後之知者

齊穆陵辨

僖四年傳管仲對楚使曰南至於穆陵杜註以爲齊封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歷千百年無異辭華子師茂獨據史記索隱之說以闢之曰此楚地也以爲齊地者殊謬此不過言太公征伐所至與上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相應楚使言汝何故至吾地管仲言先王有命征伐南可以至穆陵如此纔與楚使鍼鋒相對若只鋪張齊境仍與楚地風馬牛不相及烏能折楚使之口考元和志穆陵關在淮南道黃州麻城縣西北八十八里穆陵山上一名木陵關南北朝爲戍守重鎮梁陳間夏侯夔周昞屢出兵苦戰唐元和中鄂

岳帥李道古出木陵關討吳元濟其地在召陵與陘之南與當日語意尤脗合況當日齊之疆界實不止此莊九年傳管仲及堂阜而稅之杜註齊地在東莞蒙陰縣西北閔二年齊人遷陽今沂水縣南有陽都城蒙陰沂水二縣今俱屬沂州府在臨朐之穆陵西南百數十里是時齊疆已擴而管仲反稱舊封之界何耶索隱明言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之境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耳可見穆陵無棣在唐時猶有可考者特以小司馬晚出未爲人所尊信不能勝服虔兩家之言後人習以相傳遂至譌謬千載不可復辨晉之受封不過夏墟楚之受封不過丹陽而齊始封在營邱後各拓地數千里決無始封之地終春秋世爲疆界是

杜解固失而後人所傳併失杜解之意循而按之瞭然大白矣
杜於地理最精審其春秋地名皆核以晉之郡縣其未確知者
則但云某地以闕疑杜於穆陵無棣第三云皆齊地未嘗指實今
某郡某縣以是知杜註左之時尙未有穆陵關無棣溝之名乃
後人設關浚溝之時因注左之誤而命名耳劉裕伐南燕更在
杜後百餘年燕臣或謂宜守大峴或謂宜出峴逆戰裕部下亦
慮燕人塞大峴之險裕過大峴喜形於色可見此時尙無穆陵
之稱亦並未設關而後人乃指爲齊之南界引杜註爲援據不
亦誤乎近世禹貢錐指引元和志謂穆陵關在麻城縣穆陵山
上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卽此定四年戰于柏舉亦在麻城縣界
爲楚腹心要地管仲借以懾楚使意當在此

師茂初作此論示余凡千餘言余初不以爲然尋釋久之實
是有見此從傳文上下語氣推究非故立異翻新者況木陵
關爲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一見於史記索隱再見於元和
志三見於林堯叟註四見於禹貢錐指諸人皆精熟地理遞
相祖述非師茂一人創見因爲刪其繁衍并略叅鄙見存此
論以俟後之君子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四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桂文烜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七十四

經義叢鈔

三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五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列國都邑表敘

世嘗謂三代行封建至秦漢乃爲郡縣而宋儒竊語更謂後世不復封建井田肉刑三者而言治皆苟道嗚呼此皆讀書泥古未嘗深觀其故而明其所以然也夫三代之都邑卽後世郡縣之制而三代之封建其國之大者僅劣如今之縣而春秋之中葉強兼弱削列國已半爲郡縣初不始于秦也何則三代之世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都故孔子言邑自十室以至千室其大小可知而齊晉之初封不過百里今之下州小縣尙可當

古之大國蓋古之疆域不及今五分之一而執玉帛者有萬非
儉于制其勢不得不爾也故其勢亦弱其力亦分無能抗衡爲
患方伯連帥得以臂指相使又其時風俗淳古無有兼併之志
吞噬之患故夏商之世有王者無羣雄三代之諸侯皆以次相
授其更姓改物另爲建置者不過百餘國耳杞鄫薛越傳國幾
及二千年其故可知也嗚呼封建之不可論者謂有國之子孫
不能皆賢余謂不待其子孫也卽其祖宗已斷斷不可何則三
代之取天下也以德湯曰聿求元聖武曰旣得仁人其時伊萊
周召皆有聖人之德輔佐天子治定功成剖符析土創法垂制
踰數百年至戰國之世而有七雄矣世益降則羣雄割據益橫
非得翦信韓彭凶虓暴桀之徒則不得芟除羣醜削平叛亂其

人皆出于賣漿屠狗庸奴氓隸間有如斛律金王君廓之流不
識一字者卽使之爲郡縣長無異豺狼之牧斯人何況世有爵
土與國長久哉此亦世變爲之也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皆自
其及身蒙禍論者又謂此非封建之害患不行教學齒胄之制
耳嗚呼此又迂也卽今之郡縣而設立師儒教授之官尙不能
施行教化漸于禮義而謂行封建之後能馴習膏粱統綽之徒
使明于君國子民之道此又如寸莛之撞巨鐘龍肉欲以療饑
耳余觀春秋中葉如楚之中息晉之荀賈秦之少梁吳之州來
其初皆小國諸侯而夷爲都邑嗚呼得其道則爲湯之兼弱攻
昧文王之伐密伐崇失其道則爲秦晉吳楚之攘竊并吞貪婪
荐食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矣後之有天下者精擇守令用久任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超遷之制則能熟知其民之利病而施教化慎簡督撫授以專制一方之柄則能習知其吏之賢否而加黜陟用後世郡縣之制而兼有三代封建之利而去其害雖使聖人復生計無易于此必謂郡縣出于李斯之議不如湯武之封建此儒者之迂論也
春秋時之滑非今滑縣論

高江邨駁正地理處多體會傳文而知其道里之遠近說多當理獨于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有取于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此大謬所謂過求而失之也滑縣在春秋時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至隋開皇十六年始改曰滑州聞有前代之地名而後世因之者矣未聞有後世之改革而前代可假用之者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漕本爲衛下邑

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而齊桓又安得驅滑之眾庶而更以封衛乎若謂旣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鵲巢鳩居而滑爲烏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城楚邱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邑所在故鄭人極力爭之而終不得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在春秋時尙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邑則滑已滅于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于列國而上煩周天子之命乎原江村所以疑滑非緱氏之滑者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交境之地而緱氏遠在河南非衛所及似又不必如此拘泥齊晉與國幾半天下卽如

魯之邾莒亦不必十分逼近攷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鄰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 又按莊三年公次于滑杜註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此本後漢志之說今睢州西北之滑亭是也與緱氏之滑自別蓋彼是滑國此是滑地謂滑有二則可高江村謂滑有三而以滑縣之滑當其一則非也

春秋兩楚邱辨

春秋時有兩楚邱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規略之杜註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于漢爲白

馬縣杜註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鄭箋孔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鄭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邱孔疏則云楚邱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水經注曰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于成武彰彰明矣又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己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邱爲名爲南楚邱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衛者爲北楚邱後以曹縣有楚邱因改名衛南縣杜佑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邱也元和郡縣志及舊唐書所載竝同而朱子詩集注亦云漕楚邱皆在滑州尤顯然較著乃班固地理志于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既混滑縣之楚邱于成武而文定說春

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邱于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邱爲魯地言城楚邱猶夫城向城郎耳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邱爲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而一概抹殺之豈非尤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邱甚明晰獨以宋享晉侯于楚邱謂卽衛地此又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邱中間尙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且宋享晉侯亦無于衛國都之理又臆度之云衛北遷帝邱隔遠南鄙由是地緼于宋亦無明文不可強爲之說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已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邱與戎伐凡伯之楚邱爲一差爲近是也

春秋時衛莘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論

宣十六年傳衛宣公使公子伋如齊使盜待諸莘杜註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水經注京相璠曰莘爲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莘亭故城是也成二年戰于鞏傳師從齊師于莘杜又註云莘齊地高江村曰莘原跨兩境齊衛皆有之蓋晉師自衛來至齊疆故也但莘去鞏四百餘里齊侯旣親遇晉師境上卽當遏勿使進何爲不戰引退縱敵入境四百里而後戰乎由是推之莘亦當爲近鞏之地蓋調停兩屬之說而又疑莘縣爲未必然然愚嘗詢諸東昌士大夫習往來于是者云莘縣在東昌府治西南七十里從府治聊城縣東歷茌平長清齊河三縣而後至濟南府治歷城共

二百四十里華不注山在城北則從莘至鞏約計三百一十里亦無四百餘里之遠而細考傳文莘與鞏原屬兩日事高氏之疑非也杜兩註齊衛亦屬騎牆之見左傳明言莘是衛地特人習讀之而不察耳傳云晉師救魯衛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云云下遂云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觀其特志月日則知從于莘自是前月事尚在衛地至六月壬申歷東昌至濟南深入齊境二百餘里齊侯始親自迎敵道里與時日一絲不爽蓋自四月丙戌孫良夫敗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之師而晉師定以五月至是時莘地必有齊之偏師侵略衛疆而未返者晉師適遇遂與交戰緣是偏師零騎望風披靡故不言勝負直至六月壬申長驅至

靡笄之下齊侯始請戰期其前言齊師後言齊侯歷歷分明可證若如高氏之疑豈有國君巡徼境上躬自迎敵之理乎蓋高氏所以疑者緣左傳插入韓獻子將斬人一段隔斷上下文而又忽看過六月壬申四字疑莘與靡笄之下爲同日至故有莘當爲近鞏之疑是齊地而非衛地之說是泥于杜註而不細察傳文之故也今以及衛地與下文師從齊師于莘一連看六月壬申略一停頓則莘止是衛地爲今東昌府莘縣兩傳地理俱瞭然矣

秦自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鄭康成詩譜秦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史記秦本紀

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與誓曰戎侵奪我岐
豐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至襄公之
子文公以兵伐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
之周岐爲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是秦至文公未嘗越岐以西
一步豐鎬故物依然尙在也是時周之號令猶行西土號鄭懿
親雖從王東遷而其故封無恙呼吸可通魯莊之二十一年惠
王與號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計東遷至此已歷平桓
莊僖四世九十四年矣而金甌尙無缺也直至魯僖之二年而
秦穆公滅芮卽其地築王城以臨晉濱河而守晉亦于僖五年
滅虢守桃林之塞秦晉遂以河爲界豐鎬故都淪入于秦而不
可反矣計至此距初遷已及百有二十年此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藉令如鄭氏之說則西都久已在秦封內天朝宮殿當已修
葺王使至秦當有設館迎候之禮何至有黍離之痛滿目悲涼
破瓦頽垣依然故物哉孔氏穎達曲護鄭說引終南之詩爲證
謂襄公時已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案終南山凡八百里亘鳳
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
爲據況此詩原係興體言山之高大必有美材以稱其穹窿人
君尊崇必有令德以稱其顯服未嘗指終南爲當日之實境也
惟朱傳謂至止爲至終南之下似指爲本國之境而鄭箋則謂
受命服于天子而來爲下句作起耳于當日之封域無與也孔
氏又謂如本紀說文公獻岐東于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河計
襄公以後更有何功德之君得之噫此又不思之甚也據史記

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而汲
冢周書穆公二年滅芮春秋傳所載僖十九年秦取新里遂滅
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之初一舉手而橫有
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勢所必無者余反覆左傳史記及詩秦
風而斷謂詩譜之不足信如此後之尙論者尙其有取于余言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或問春秋之山川與今日有異乎曰濟絕于王莽時而灤水之
源于趵突泉爲大小清河之入海者猶濟之故瀆也河不兩行
卽屯氏南北故瀆幾不可問至近世而蔡潁絕汴泗成涓流非
復當日之故迹矣然則山川曷爲異曰亦由天運亦由人事夏
商之時世運淳古民氣安靜故其時有王者無羣雄無羣雄故

亦不言地利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湯不聞有先湯而舉事者周
之勝殷也止有一武不聞有偕武而並興者八百諸侯晉歸有
德未嘗角力而始臣之間所謂葦山而軍阻河爲固者無有也
至周之衰邇有七國秦攻伐二百年而始混一天下故六國者
羣雄之祖而春秋實戰國之先聲也其時乃有以天地之山川
爲攻守之備富強之計齊塹防門廣里起于平陰楚營方城爲
城亘于宛葉而山之形勢漸失矣吳掘邢溝以通運而江淮始
通齊桓遏八流以自廣而九河始塞水之故道漸移矣春秋以
後戰功滋興至有塹山堙谷壅川塞河以求一切戰勝攻取之
計者知伯決晉王賁灌大梁蒙恬築長城堙地脈馴至西漢與
河患相終始易天地之性違川陸之宜譬之人身日事壅闕則

血脈營衛非復故常衡決盤逆隨間輒發山川之不能不易者亦自然之勢也春秋一書當衰周之中伯功之始言地利者權輿于是乎在故讀禹貢而識山川奠定所由基讀春秋而知山川改易所自始亦猶導河者必于積石導江者必于岷山也

春秋時秦晉周鄭衛齊諸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古大河由北而南折而東復折而東北入海故有西河南河東河之稱春秋時其津要之見于左傳者凡有數處一曰蒲津卽晉河曲一曰茅津一曰孟津卽晉河陽一曰延津卽鄭廩延一曰棘津卽衛南河其往來之徑道俱可考而知焉文十一年晉秦戰于河曲河曲爲今山西蒲州府通典云有蒲津關西岸爲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秦之王城在焉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

人在東是蒲州與朝邑東西相望也秦晉平日往來多于此晉公子返國濟河子犯投璧秦伯誘殺呂卻于河上及孟明伐晉濟河焚舟俱在此處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則在朝邑西岸河曲之戰史駢曰薄諸河必敗之則在蒲州東岸昭元年秦后子造舟于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則從朝邑至蒲州東西造舟以渡以其常所津濟故不言處所遂自茅津濟遂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以非平日經行處故特著其名茅津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南岸爲河南陝州州治距河七里是由北至南秦以晉人不出故不復從蒲津西返特由茅津南渡至陝州永寧澠池之間封殽尸更西北從陸路歸也南河一名棘津在衛輝府汲縣南七里曹在衛東晉從汲縣南渡出衛

南而東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在晉南是時晉欲假用牲于雒以襲陸渾故不由孟津而東南涉棘津以掩其不備皆非平日往來之常徑故特稱某處某處以著兵機之倏忽棘津西二十里爲延津卽鄭廩延之津爲今衛輝府延津縣水經云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故衛亦有延津之名孔悝爲蒯瞶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衛之楚邱爲滑縣有白馬津亦曰延津北岸爲濬縣係衛舊都與淇縣接界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是從黎陽南渡白馬津也衛後遷帝邱爲今北直之開州黃河在開州北十五里則鄭衛皆在河之南故俱有河上之稱衛宣公作新臺于河上此時尙都朝歌則在河之北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河上則在河之南皆在濱河之境邲之戰晉師濟河是從

孟津濟大抵春秋時晉西渡河至秦則由蒲津南渡河至周鄭則由孟津東渡河伐齊則由衛之開州長壽津三者皆不言處所蒲津孟津皆在晉本境而孟津爲今河南府孟縣卽晉河陽晉與周鄭往來尤數凡使聘郵遞出軍振旅路必由此城濮之勝晉召王狩于河陽是從南渡河而北返邲之戰先穀以中軍佐濟是從北渡河而南至敗而宵濟掬舟中之指及楚莊祀河告成則在原武縣西北大河是時倉卒失次不復能整部伍從故道歸也周與晉南北以河爲界周都洛陽有北邙山山之北臨大河河北岸卽望見孟津子朝用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蓋在孟津之南也衛遷帝邱後與鄭皆在河南兩國適晉則鄭由延津衛由白馬津白馬津亦曰延津其地名偶一見之

襄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此爲廩延之延津哀十六年孔惺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此爲滑縣之白馬津也鄭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是延津在鄭之北游吉欲從此渡河北奔晉故駟帶追之及酸棗用兩珪質于河也齊地西至于河成二年鞏之戰襄十八年荀偃沈玉而濟是時河已南徙渡處當在今濬滑之間由開州長壽津昭定之間六次至河乃復大抵假道于此蓋是時晉地已有鄭之虎牢衛之朝歌并錯入山東范縣界與齊魯接壤大抵由河曲以北爲秦晉分界則謂之西河從河曲之南折而東經周鄭之界則謂之南河更從南河折而東北穿入衛齊界則謂之東河左氏于諸國行軍朝聘之往來皆以一河爲經緯最明晰有法今據其可見者約著其地理如此使後之讀左氏者有考焉

書渡河考後

大河從古遷徙不常在春秋時已當劃分兩截看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南北相去幾四百里案定王五年己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隱公元年己未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殆亦氣運使然學者不可不詳攷也宿胥口在今衛輝府濬縣之西南滑縣之西北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經廣平肥鄉合于泒水即潁水至肥鄉入河曲周鉅鹿即禹貢所謂至于大陸也至天津入海河行漯川後則繞濬縣之南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至長壽津復與漯別大河經內黃之東北流過元城縣西漯河則經開州清豐抵觀城范縣之界復迤邐折而東

北流至濱州利津入海秦晉周俱在濬滑之西境與河徙無涉齊地去徙處尚遠其改移者獨衛而見于傳文可考者莫著于開州襄十四年孫蒯入使衛獻公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蓋指孫文子居戚戚在開州北七里故以刺之使在宣七年以前河不經由開州無爲歌此詩矣哀二年晉納蒯聩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註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河未徙不經由元城無右河而南之理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適晉將宿于戚史記孔子自衛將適晉臨河而反曰美哉水洋洋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大抵河徙以後諸國欲適晉者必由衛由衛適晉者必由開州長壽津蓋取道徑便孫林父擁兵居戚踞大河之濱當南北孔道又結交晉之權要故諸侯畏之若一敵國綜而計之禹導河從積石起至東過洛汭迄今河道如故即再經千百年亦應無變更蓋自鞏縣以西至秦晉交界東平華山太行北邙重山疊嶽之間河勢不得橫溢至濬縣出險就夷春秋申葉河始徙向繞大伾山之西直北流者轉經大伾山之南麓出乎濬滑之間而東行漢之末季曹袁相拒官渡黎陽白馬爲戰爭要地至宋靖康之世猶然元代河合淮流大河經開封城北距濬縣又南徙三百里而禹貢所謂至于大伾者亦無之矣滄桑之故夫豈偶然要之禹河初變自春秋宣七年始余是以謹志之

春秋不書河徙論

周定王五年河徙當魯宣公之七年爲千古河流變遷之始此係大事而聖人不書何也曰此可見春秋之書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列國不赴則魯史不書聖人亦無從書也曰然則列國之不赴何也曰是時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潞川在今濬縣之境諸國獨係于衛周及秦晉皆無與倘衛而流殺人民漂沒屋廬則自不免赴告列國而是時河潞合行潞亦自能容河即使小有決溢而三代之時民居稀少去水各二十五里凡山澤隙地皆不耕種水至得有所遊盪故雖經行滑縣及開州滑卽衛楚邱之地開州卽衛帝邱之地逼近國都而無甚患害本國不赴告鄰邦不弔災故魯史莫得而書也曰子何以知其然也曰據春秋宋大水則書齊大災則書宋衛陳鄭災及成周宣榭火

則書凡王朝及四鄰之國水火災祲無不書者豈有河流失常壞人郡邑而不重書之于策乎以是知不告故不書無大患故亦不告也曰襄公二十三年爲周襄王之二十二年穀洛鬪毀王宮至春秋襄二十四年而齊人城邾此時自當告于齊豈有告齊而不告魯之理而春秋不書何也曰此魯人恥之故諱之也凡春秋書列國之災無不行弔卹之禮者故宋大水而公使弔焉宋災而諸侯會于澶淵歸宋財是時天子微弱晉亦失政魯惟晉伯之令是聽晉魯皆王室懿親不徵諸侯爲王城邾而齊叛晉乃行之故魯晉皆以爲恥而諱而不書亦非聖人削之也通考春秋全經如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公羊云皆爲天下記異若循此例則茲之河徙與穀洛

關其變故更大而不一見于春秋者此可考見當日之情事與世變而非聖人之有遺漏及有所筆削于其間通乎此而可以知春秋書不書之故矣

春秋時藪澤論

余攷古之藪澤其見于爾雅周官職方及禹貢惟彭蠡震澤至今長存其餘若荷澤今爲曹州府荷澤縣矣孟豬今爲歸德府孟諸臺矣滎波今爲鄭州滎澤縣大野今爲兗州府鉅野縣雲夢今爲安陸府雲夢縣至澤之古無而今有者尤不可勝紀洪澤湖近古州來今壽州巢湖爲古居巢吳楚戰爭時未有也錢塘江爲吳越分界吳越戰爭時未有也至洞庭爲稽天巨浸南旺湖爲南北分水之脊春秋時不聞其名蓋水勢有變遷此盈則

彼涸雲夢竭而後水入洞庭湖大野枯而後水歸南旺澤滄桑之理使然至彭蠡震澤之所以亘古長存者蓋亦有故余生長東南熟知太湖利害又乾隆歲己未余自武陵浮錢塘徑建德入徽歙以達浮梁又自浮梁絕彭蠡以至九江假館大孤山塘與彭蠡相吞吐者一載有餘歸由湖口縣入大江浮舟東下細察水勢蓋彭蠡自南而入于江朱子謂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是瀾漫成數十百里之大澤而夏氏允彝亦云震澤四面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處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盪靡寧因恍然曰二澤之所以長流至今者豈非以此之故哉蓋澤以受水必使四面高而中央下

而後水得有所容注若西北諸澤則地形高仰又雲夢在安陸諸府地亦偏于西其日久而漸湮漸微且或遷徙他處其理固然無足恠者余觀春秋時藪澤合諸禹貢已有不盡符者至今日則汪洋之地變成官府城市之區淪爲魚鼈難可究詰而二水自禹貢至今莫之有改考其地勢豈不較然著明也哉

春秋時海道論

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說者謂此卽唐時海運也至元世祖時用宋末海盜朱瑄張瑄爲萬戶府歲運東南粟四百萬至燕京行之百年至明洪武永樂朝猶海陸兼運至會通河成而止儒者謂元虐用其民猝遇颶風顛覆至以生靈膏魚鼈之腹而不知浮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已有之海道出師

已作備于春秋時併不自唐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卽今登萊之海道也國語哀十三年越之人吳也范蠡舌庸帥師自海沂淮以絕吳路此卽今安東雲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矜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東至于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尙有萊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六年滅萊齊境始邊海而適召吳之寇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秦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漢武遂遣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也遣將軍孫處帥師三千由海道入番禺中國遂以海爲門

戶而在春秋時尙爲荒遠莫居之地故吳雖欲避楚長江直下之險止從淮右北道未嘗由海道使當日楚越甌廣而有之則樓船橫海之師且見于閭閻之世矣是以後世疆域益廣爲備益多煙墩障戍濱海相望而猶時有烽煙之警卽春秋吳齊已事較然可見世運遷流其亦有不得不然者哉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敘

險要之爲天下重也從未世起也羣雄起而後有戰爭戰爭用而後出奇制勝設守要害則險要尙焉太平之世天下爲家未嘗有也余讀左氏知春秋險要之地莫多於秦晉吳楚鄭衛鄭衛南北所爭而吳楚秦晉壤地相錯爲日交兵之國桃林二穀茅津之爲西北險也以秦晉七十年之戰爭著也

汪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

爭起於穀之戰終於襄十四年十三國之師

函谷一入秦而六國之亡兆矣鍾離州

來居巢之爲東南險也以吳楚七十年之戰爭著也

林氏曰鍾離州來居

巢三邑吳爭七十年而後得此

州來一入吳而入郢之禍基矣他如齊穆陵之

爲大峴晉劉裕過之而喜形于色者而地鄰莒魯強晉東來道所不經故戰伐罕書焉晉南陽之卽河陽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而界連周鄭方輯和以拱衛故兵爭亦不及焉轅轅伊闕同一險也伊闕以備子朝而著而轅轅則無聞虎牢敖倉同一要也虎牢以晉悼之城而著而敖倉則無聞至晉楚懸隔千里所爭惟在鄭宋楚成彭城以塞晉之通吳晉城虎牢以防鄭之服楚春秋尤大書特書少習武關爲秦豫咽喉之地秦人滅郢蓋欲南出以圖武關而卒不能有及楚圖北方將通少

習而晉人震懼豈非襄鄖商雒之間地形阨塞與函谷俱稱絕險哉故險要有常所初無定形有千年不易之險要有一時因敵爲防之險要往往在後世爲要害在春秋爲散地者此亦古今時勢不同之故也聖王安不忘危大易有設險之義周書有慎固之訓三代之世何嘗不以險要爲兢兢故詳列春秋所書叅以後世攻守之事使古今山川險固瞭若列眉而列國強弱之勢與當日行軍用師交爭累戰之故俱可考而知焉

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

春秋時列國用兵相鬪爭天下騷然然其時禁防疎濶凡一切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之境其見于左傳者班班可攷也文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

瑕以守桃林之塞註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秋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註云以備子朝關塞今伊闕也二者天下之險必待紛紜有事而後遣將設守重書于冊則其平日之漫無閑禦可知矣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而晉僅于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已而晉平日之備禦無有也吳闔閭之入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道由大隧直轅冥扼而司馬戌第于旣陣始議塞城口以邀其歸路而楚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之啟胙申殿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隘吳之水犀精甲必不能疾驅而至漢水之濱也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郢道由上雒出武關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二
經歷晉之陰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都在南陽之析城深入東南五百餘里秦出兵與楚爭都而晉人不之禁也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道自華陰出函谷關經歷二嶠及周之轅轅伊闕而後至河南之偃師行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商人弦高遇諸途而始覺而周人晉人不之詰也他若晉會十三國諸侯于柎而柎爲楚地吳伐魯而子析故從武城道險是蓋列國皆然主者無設險固圉之謀敵人無長慮卻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主人能則有秦穆之喪師主人不能則爲楚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于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誨盜夫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外患國之大盜偃然弛備而欲狡焉啟疆者不肱其篋而刼其藏得乎善爲國者慎其封境險其守集深維大易設險之謀重凜周書慎固之訓庶乎姦宄戢志而強鄰寢謀矣

春秋列國官制表敘

周禮爲周公制太平之書世儒多疑其僞獨有宋程朱諸大儒亟稱之然以愚觀之竊有未盡然者昔先王經理天下天子治內諸侯治外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特詳于列國君卿大夫士其見于戴禮王制尤詳而周官三百六十獨列畿內之官及于醢醢酒漿之細而于侯國之官概未之及僅于秋官大行人及春官典命列其交際之禮與其命數而其職事則無聞竊疑周公勒成一書以垂治典不宜舉近遺遠詳小略大如是春秋距

成周數百年其列國之官制猶存左氏因事類見可得什一于千百雖其列國僭竊或妄有改更然其規模不甚相遠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案僖十二年管仲辭饗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爲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而王曰鞏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官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當時之僭非周制矣左傳紀晉事尤詳其職官雜見于事內孔氏爲疏通而證明之如御戎當周禮之戎僕司士當周禮之司右騶當周禮之趣馬公族當夏官之諸子公路當春官之巾車其制尤班班可攷其名或天子所制或列國自命名則均不可得而知矣至太宰之名則陳宋與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吳楚則僭王學者爲綜考其同區別其異于春秋魯史之內得見成周侯國之官制用補周禮之闕遺亦學春秋者之一大掌故也

春秋列國姓氏表敘

粵自禹貢曰錫土姓而左氏傳有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之分又別之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其言姓氏之源流備矣至宋夾漈鄭氏作姓氏略乃復以左氏之言爲隘而推廣之得姓氏者凡三十有二類嗟乎夾漈之學貪多務博斬勝前人其所據者乃從典午以後經十六國南北朝之紛亂包羅囊括合併雜糅而于

遂古得姓之始與春秋列國由姓析爲氏族之源流未嘗深析而明曉也余嘗謂氏族之學至唐而極精亦至唐而極亂一亂于朝廷之賜姓再亂于支孽之冒姓三亂于外裔之入中國因蕃落以起姓何則自漢初已有賜項伯爲劉纏賜婁敬爲劉敬至唐而如李勣之徒不知其幾矣衛青以鄭季之子而冒姓衛氏曹操以夏侯氏之子而冒姓曹氏至唐而如楊國忠之徒不知其幾矣金日磾以休屠王太子而姓金氏劉元海以呼韓邪之後而姓劉氏至唐而侯莫陳之爲侯烏石闌之爲石又不知其幾矣唐太宗既有天下以地望明貴賤特詔高士廉岑文本之屬著姓氏譜先列天家次列后族及宰相凡長孫宇文皆登貴姓而于生民之初得姓受氏之由脈絡不可得而尋也源委

不可得而辨也又況夾漈更在五季數百年之後乎善乎元儒史伯璿之論曰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故後世但曰姓某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蓋姓不可考故但虛其姓于氏之上而實其氏于下亮哉言乎愚謂欲考姓氏之分斷須以左氏爲樞紐蓋盤古燧人之初未始有姓也至庖犧得風姓炎帝得姜姓黃帝得姬姓帝堯以伊祁而爲祁舜以嬭汭而爲嬭至三代迭王延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存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鄭瞞僅及二十有一是時諸侯之國公子公孫支分派別列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而小國之卿大夫名字不列于經傳無可考者居十之九焉最著者姬姓則有周魯鄭衛姜姓則有齊子姓則有宋妘姓則有越與杞鄆芊姓則有楚其公

族之析爲氏者班班可攷又陳本媯姓自陳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晉之范本祁姓士會封于范而爲范氏其在秦者爲劉氏吳夫概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又春秋重世卿爲之立後則置氏不必公族盡皆有氏也故春秋之初魯之翬挾柔溺鄭之宛齊之年皆無氏逮其後有沒而立氏者莊公季年立叔孫氏是也有邀鄰國以立之如四國爲賂故立華氏是也余因通者左氏以姓繫國以國繫氏俾後世知受氏所由來其有不見于左傳而爲後世韓曾歐陽志及史記世家新唐書世系表所推本如徐之本章禹曾氏之本鄒郈氏之本召亦間錄焉

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案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季友卒發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蓋季友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示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爲一族宣公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鞅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于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孫字若生而賜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

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爲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大抵宋儒好橫發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傳會影響後儒以其近正遞相祖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尙不氏曰季至其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曰季孫不可以孫而彊誣其祖襄二十三年外史盟曰毋或如東門遂云云若仲氏果宣公所賜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外史必不易其稱謂而曰東門氏杜於仲嬰齊卒註云嬰齊襄仲子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旣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宣公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夫因其子孫而罪其祖父并罪祖父當日之君以莫須有之事遂爲一成不可變之獄此則宋儒刻論之過也彙纂曰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胡氏之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爲非其論而猶未察其於實事無據余是以綜考經傳而并正之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敘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蓋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邑爲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

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寵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與封建等然論者謂先王親親報功之典於是乎在儀禮喪服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戴記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自卑而別于尊者則國君之支庶別爲大夫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者是也有自尊而別于卑者則單寒之庶姓積功勞用爲卿子孫世世宗之者是也嗚呼先王之立法豈能百世無弊哉在後之人因其勢而去其積甚者可矣由乎親親之義而言之則展親睦族爲國毘輔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而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由乎選賢之意而言之則唯賢是擇不拘世

類所謂挹損彊宗獨慘主柄者而亦有枝葉衰落之患惟使恩有所止其疎者則齒于士族使各得以材能自進而其在位者則束之以禮法使有大故不得免于罪戾用此權衡輕重雖傳諸百世豈有弊哉以余觀春秋卿大夫其得失俱可概見晉懲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皆出仕於外晉無公子秉政者而權卒移於趙魏魯之孟孫叔孫再世有大罪宜絕其屬籍而子孫仍列於貴位所以卒兆乾侯之禍出彼入此厥害惟均徵諸已事良用顯然惟楚之令尹俱以親公子爲之一有罪則必誅不赦所以權不下替而國本盛彊嗚呼鑒往可以知來斯言諒哉

春秋刑賞表敘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故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蓋自天子之統壹宇內與列侯之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不濫斯稱上理焉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知天子之所以失其柄而僭竊于大夫陪臣者皆由刑賞之失政爲之徵諸經傳可攷而知也蓋當春秋之初猶能爵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篡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所滅其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從此姑息養癰馴至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頹子帶侵犯王室則避位而出奔爵命至于獎

篡弑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蓋賞不足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奸徒擁空名于其上而已魯爲諸侯之望國而陵夷更甚慶父弑二君再世負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父欲張公室而衰經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于仲遂文公以後刑賞出于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而撻荆楚用以創伯晉文舉卻縠而刑三罪民情大服庶幾得命討之義迨其衰也抑又甚焉列國風靡蕩無綱紀夫君之所以威其臣者大則誅殺小則竄逐乃當其始也諸侯猶以專殺爲罪其後大夫自相殺若齊之殺國佐晉之殺欒盈或出于闔閭或出于權臣諸侯并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爲罪其後大夫不待譴逐自出奔以抗國君若孫林父之奔晉宋魚石之奔楚借援大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五
國爲國生患兵連禍結易世不解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
要其上矣究其禍亂安有底止惟明天子振興于上諸侯佐天
子以大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大夫佐諸侯以
振飭紀綱一國正則家臣陪隸無有敢踰越犯分者嗚呼此孔
子春秋之所爲作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五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柱文烜柱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六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田賦軍旅表敘

周制授田以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耕之歲貢其入于上
餘私田得以自食所謂助而不稅其賦兵則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大率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以次更調
此周制田賦軍旅之大略也自宣十五年初稅畝而田制始壞
私田始有征矣成元年作邱甲而兵制始壞每邱出一甲士一
甸之中凡出四甲士矣其始不過欲加賦以足用益兵以備敵

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獻于公自是公室徒擁虛器于上向之增賦爲三家增之爾公室不得而有也向之益兵爲三家益之爾公室不得而役也嗚呼自古奸臣竊國必使怨歸于上而恩出于已而後民歸之如流水晉僖公之世碩鼠興歌而曲沃得以支子奪宗矣齊景公之世踊貴屨賤而陳氏得以厚施竊國矣魯自稅畝卹甲之興民困征斂戰爭不已三子曰爲君虐用其民至四分公室以後必更示寬大以苛虐之制歸于上以縱舍之實出于已民當其時如脫桎梏而就父母誰肯爲公家盡力死鬪與季氏爲難哉乾侯之役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其明

證也迨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向之卹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爾貨子猶粟五千庾向之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資爾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嗚呼誰知聚斂卽盜臣之藉手哉

卹甲田賦論

春秋成元年作卹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卹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卹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

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
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
乘決非甸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
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
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
繁重碎密之制特傳會司馬法以警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
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非出
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
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至今猶可考而知也嘗攷左氏傳鄭莊
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晉惠公禦秦師乘
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則甲
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
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
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
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
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騶牝三千魯頌有駟駒牧
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輦皆
民自具則必怨行役者兼迷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士者并慰
其車煩馬殆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黃
之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
也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間還

牛于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卽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旣云馬牛供于卽甸矣而大司馬按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真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卽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當日之情事瞭然若睹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春秋吉禮表敘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

雩而望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閔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禮以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八佾前此之皆用羣公之廟之無不用也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行之孔子身爲魯臣子而

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爲大夫所竊是爲下陵下
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
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
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
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于桓再見于僖成五
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
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
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何有于大
夫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
辭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嗚呼此孔子當日作春秋之發凡起

例也

禘

按杜氏以審禘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祫祫卽禘禘
卽祫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
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穀皆以爲祫祫卽禘也故杜
氏亦曰大事爲禘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亦禘也故孔氏正
義亦謂之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明稱禘于武公定
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于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
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祫卽皆禘也
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
不兼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謂之大祫

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祫夫后稷之所自出何人謂嚳也
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
言及帝嚳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閟宮止及
姜嫄元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爲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
之妄說謂稷契與帝堯爲親兄弟果爾則堯在位七十載
何不聞舉其親兄而必待舜舉之乎孔子又何說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乎世本創其說于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
而附會于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故謂禘爲祭始祖
之所自出者趙伯循不知何所本歷考三傳及三傳之註
疏杜孔鄭賈服諸儒未之有也世特曰朱子大儒旣從其
說不敢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爲祫祭有事

爲時祭于禘無與不知其實皆禘也故今斷從左傳及杜
氏之說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復舅氏書

春秋十二公不書卽位者四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
通于此者卽不可通于彼于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
旨晦矣隱不書卽位文定主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其論固極正
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善惡固云大公而不私然尊君
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無王則亦惡
乎一國之無君惡一國之無君則已更不當先萌無君之心而
逞無君之筆夫春秋諸侯其不請命而無承者遍天下而文定
乃曰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則是聖人欲正天下無王之罪

而已先逞無君之筆矣夫君父一也今有羣爲盜者于此而其父亦與焉藉令身爲士師而曰首誅吾父之爲盜者其可乎隱公卽有可紕之罪而聖人非紕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亦悖理逆倫之甚矣今謂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卽文定首紕隱公之意也此其說之可商者一也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于君而稟于父可從末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于王則雖受之于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末減乎旣可受之父而從末減則天下諸侯其于王法者少矣旣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又末減于文成諸君而書卽位以書卽位者爲是則疑削卽位者爲非以削卽位者爲非則不宜以書卽位者爲是是非

可以互易子奪可以倏更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此其說之可商者二也又謂桓宣定三君皆繼弑而與聞乎弑故亦如其常而書卽位夫桓宣繼弑君信矣若昭非弑也昭非弑而強使之同乎弑則亦模糊遷就之說也桓宣之惡極矣俱志存乎殺兄定非志乎殺也但不能討意如爲罪耳因定不承于父難從受父末減之例而直使與桓宣之弑君者同科則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卽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

然慶父醜聲昭著廷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故亦不行卽位之禮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卽位矣則經亦不容沒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卽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卽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于莊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卽位而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狼賊無兄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卽位止于從實而書之則所云丘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稟于父臣不稟于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衛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卽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諸侯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歟

案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氏何氏范氏孔氏楊氏諸儒之註疏極明白坦易故朱子亦力主其說不知宋之儒者何故自生枝節謂不書卽位是仲尼削之至其不可通處則又分爲兩例以削隱公爲不稟

于君父之例而文成襄昭哀五君附之以從未減故不削以削莊閔僖爲繼弑不當行卽位之禮之例而以桓宣定附之以與聞乎弑及爲弑君者所立故不削五公之不削恕之桓宣定之不削罪之如此則聖人之立法令人得上下其手矣其意欲張大聖人之書法謂非此無以警亂賊之心而不知先自蹈于僭妄之失且卽據實而書而春秋之旨未嘗不嚴于斧鉞也夫史以傳信若魯君實行卽位之禮而仲尼沒其實而不書則春秋非傳信之書矣何以爲聖人之作乎愚故節錄三傳及諸儒之旨而以高先生之說爲定

春秋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禘祫者謂禘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因祭法有禘嚳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丘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

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祫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

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王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雝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嚳也長發之言元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嚳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干大戾乎况魯頌閔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尙書言后稷建邦

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惟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書春秋禘祫說後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

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釐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微之事實萬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閼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娥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有娥爲次妃則稷契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卽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

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于漢儒之傳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自是以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受命爲唐公追謚爲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二祖無與焉趙宋之太祖削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未有功烈顯著爲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宜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子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謂此也唐貞元中詔百僚集議典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同時獻議五十七封惟顏魯公真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後世不以王紹等爲非而以昌黎爲是者從其實也宋治平四年英宗升祔用司馬溫公議遷僖祖于夾室熙寧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太廟而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逮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樓鑰陳傅良等建議遷毀相汝愚主之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時有宋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晦菴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契不宜遷毀然後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爲是而以溫公等之言爲非者亦從其實也夫博學多聞明于掌故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理至伊川晦菴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爲輕重也曰

如此則子孫得以功德加其祖考孟子不有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乎曰受命之主追崇所生者此善則歸親之義百代後守成之主以受命之祖爲不祧者此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善則歸親者一人之私祖有功宗有德者天下之公王者不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公故必明于周魯之禘祫而百世禘祫之議乃定

魯無文王廟論

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此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請得而詳辨之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

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周有后稷之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于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于閼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于周廟之文禘爲祭祀大禮而行於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且伯循之說以文王爲所出之帝以周公配若有文王之廟則當迎周公主合食于文王今不以子就父而反以父就子欲以重

周公而不虞其卑文王其說之不可通五也魯禘爲昭穆合食顯有明文若如伯循之說則文王虛其廟不祭而以文王下臨周公之廟周公應退居昭穆之列欲以重周公適以卑周公其說之不可通六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蒯聩稱皇祖文王謂鄭衛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衛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四明萬氏充宗更爲通其說謂魯禘不同周禘魯禘不追所自出蓋亦據明堂位及閼宮之文其於說春秋則近之矣不知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于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爲祭其所自出大傳及小記言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爲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

氏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傳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爲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如周頌雖之禘太祖商頌長發之禘元王何嘗及于始祖之父而亦豈諸侯所得僭乎惟非諸侯所得僭而魯僭之孔子所以不敢顯言也必謂其追遠尊先及于無窮此後人故爲幽遠之論考之實事不然也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余旣博稽經傳定議以爲禘兼羣廟之主不追所自出已復遍考諸儒之說以參其同異而四明萬充宗氏著學禮質疑有禘說四篇其弟季埜復著論九首俱精詣博辨凡古今名臣學士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禘祫之議靡不搜剔逖隱考正疑互以求一是厥功甚大然愚
嘗取而覈之季紜取孔氏穎達之說謂禘卽祫祫卽禘更無差
別者其說與余同其謂禘兼羣廟之主徵諸長發之詩詳列元
王相土成湯以爲羣廟合祭之證其說亦與余同至駁杜預稱
禘爲三年喪畢之吉祭謂此乃魯末流之失宣聖特書以示譏
不可爲典要議尤精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羣廟之主
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蓋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黃
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理之不可通也夫當大祭合食之時
始祖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列侍若復追所自出不知始
祖此時位置何處若並居東向則父子無並坐之禮若退居昭
穆之列則褻始祖已甚進退無據無一而可故趙伯循謂祀于

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配如孔廟之配享自
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復不與羣昭羣穆齒其說較爲有理
故朱子遵用之蓋羣廟與所自出一祭必不可得兼萬氏謂禘
兼羣廟之主與伯循異則是也謂復追所自出則非也且萬氏
堅守禘魯之說爲報本追遠之至意者豈不以大傳小記祭法
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之爲經傳炳據昭昭可信乎哉然此數書
之可信孰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言爲可信也武王既有天
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于嚳周公陳
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什邇
后稷邇姜嫄無一言及嚳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
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

其謂稷契同出於嚳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至充宗氏盡闢三年五年之說謂禘每歲一舉行以午月此誤以四時之禘爲大禘而取徵于雜記孟獻子之言復以七月日至之禘與正月日至之郊對舉謂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嗚呼雜記之言已出漢儒更復憑此臆斷多見其不知量耳儒者從千百年後求先王廢墜之典上之信經其次信傳又其次則鄭王賈孔諸儒之成說猶不失爲近古然儒者猶當別白以求其至當若逞其聰明創爲異說意欲求勝前人而不知適增後人之一噓耳萬氏兄弟最精于禮而猶有此失則甚矣經學之難言也

辨萬氏季埜論禘之失

季埜氏復著論曰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爲盛事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自時厥後禘名雖存而實亡嗚呼泥于祭法禘黃帝禘嚳之說是將使漢祖堯曹魏祖舜至唐宋更無可假托廼至明皇祖老子唐尊其廟爲太清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眞宗更祖趙元朗宋尊其廟爲景靈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以爲如是而後得稱大禮合于先王報本追遠之意

不失諸傳會卽失諸矯誣是非俗儒泥古階之厲歟季堃復云
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舉宋神宗
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
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真超出漢唐諸
帝之上嗚呼季堃此言又何其與前說相背戾也夫過崇先王
之禮而牽而合之謂後世不能盡合先王之禮而舉而廢之二
者俱失善乎孔氏穎達之言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
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商周以稷契爲始祖漢唐以後以受
命開國者爲太祖大合食舉盛禮如是則禘之典百世可通行
何爲必舉而廢之哉季堃前所謂名存實亡者至此併其名而
去之其故由于祭法侈大先王之禮謂虞夏商周俱有所自出

之帝馴至好奇之主攀附古聖而循名責實者又旋至廢罷此
俗儒說禮者之過非後世人主之過也季堃以鄭氏釋經凡言
禘者俱指爲祀天以爲妄誕不經不知鄭氏之失特稱感生帝
如靈威仰之屬雜於讖緯爲非耳祭天之說起于韋元成王者
受命未有不于天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況受命之主乎
明祖初定祭禮以始祖無可稽考特設一主曰皇初祖帝其有
取于鄭氏之旨也夫

禘祭感生帝說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
註所自出謂感生帝也此極爲有見其見于商頌之長發大雅
生民之篇彰彰可考但不當襲讖緯之說用靈威仰汁光紀不

經之名耳以稷契爲帝嚳之子與帝堯爲兄弟者此史遷踵帝
王世本之謬而國語祭法皆雜出于漢儒以禘郊祖宗之祭謂
虞夏商周皆有之遠追至黃帝帝嚳謂三代之祖皆一姓夫周
公治定制禮而第因襲虞夏商之故事何以稱禮樂之宗乎且
考諸商書止云大饗于元王未嘗有禘之名也則祭法之謬不
辨可知矣且以生民之詩攷之以姜嫄爲帝嚳元妃者尤大謬
自古帝王祈求子嗣必躬禱天地山川嬪妃不得與漢成帝祠
河東泰時而昭儀在屬車豹尾間已爲淫褻非禮豈有帝嚳端
居不出而令元妃徧行郊野于情爲不合于禮爲非宜且即使
元妃行禱亦當有千乘萬騎清塵警蹕如今士大夫家亦須有
肩輿儼從乃至步行草野至足履大人迹此乃村姥里媼所爲

豈謂帝王之妃而出此且以爲無人道而生子亦宜秘不令宣
抑或別有處置而乃置諸隘巷真諸寒冰且顯名之曰棄尤非
帝王行徑且帝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此本與帝嚳不相涉若說
稷與堯俱爲帝嚳之子則稷乃元子當立決無不立稷而反立
堯之理堯必無不首先舉稷直待殂落之後舜方舉之之理且
不特此也頌之長發先儒以爲大禘之樂歌大雅之生民爲尊
祖以配天之樂歌以子孫追述先世豈宜復有遺漏何故但推
其母不推其父以帝嚳先代之聖帝豈其不足稱述而沾沾於
有城姜嫄以爲受命發祥之始乎蓋稷契皆無父而生詩人明
言之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卽感
生帝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

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長發之詩自元王以及相土成湯并及阿衡雖之歌兼及文王武王此其明證也若以帝嚳爲所自出稷契將與嚳並居東面而饗乎抑退居昭穆之列乎趙伯循又以爲禘祭不兼昭穆尤與經文不合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理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朱子惑于趙伯循之說謂后稷更追上一世以爲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以字內神奇渺忽之理出以腐儒拘文牽義之見遂令後世漢祖堯曹魏祖舜影響傳會未必非斯言啟之也則經學不明之過也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後

事有千百年之定案載在經典傳于學士大夫一旦以爲不然初似創論反覆思之而知其理之不可易此蓋好學深思之士讀書得閒默會遺經于千載之上卒以大白乎聖人之心非尋行數墨之士所可到也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也非成王所賜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書惠公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于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

未率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于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三徵諸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隱公及僖公諸傳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眾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獸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于隱公昌獸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

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恕爲得也止齋此論樓氏鑰丞稱之以爲千古未發余謂此亦心理同然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爾明堂位出于漢儒特傳會魯頌白牡駢剛犧尊之文以爲此天子所賜而公羊子又附益之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夫以周公大聖魯公大賢豈宜過受天子之恩以自夸大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于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止齋爲浙東巨儒其論郊禘之事深有合于余心爲表明而論著之如此

春秋凶禮表叙

世儒多以例釋春秋吾不知所爲例者將聖人自言之乎抑出于後儒之揣測也是不以凡例釋春秋而直以春秋釋凡例而經旨益晦余觀凶禮一編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法其微意所在往往前後不相蒙始終不相襲而知例之斷斷不可以釋經也儀禮喪服傳曰斬衰裳直經杖綬帶冠繩纓菅屨者子爲父妻爲夫諸侯爲天子及臣爲君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春秋之世有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擅自盟會及郊祀又大國受小國之奔喪會葬而未嘗以禮報者而君臣之道闕有居喪而納幣衰經而從戎祠廟而逆祀而父子之倫喪有以妾匹嫡大王歸賵列國會葬下及僖宣襄昭四妾母薨稱

夫人葬稱小君而夫婦之道苦聖人于百五十年間一書之再書之垂戒深切著明矣然以魯不報答小國爲非禮至昭定之世滕薛及曹魯俱遣使會葬似足正邦交之失而聖人未嘗與也以躋僖逆祀爲非禮至定之八年從祀先公似足釐廟祀之謬而聖人未嘗與也以以妾配適爲非禮至定哀之世定姒不書薨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似足正嫡妾之分而聖人未嘗與也其不與者何也前之失由魯之恃強凌弱倨傲無禮後之失由季氏之樹援結黨弁髦其君前之失由禮臣之逢迎主上紊亂典禮後之失由陽虎之謀爲不軌假正濟私前之失由諸公之私厚所生混淆名分後之失由季氏之目無君上菲薄禮儀聖人前後各據實書之以著其顛倒益甚罪狀益深世道益不可

問而世儒顧以例求之夫一年之內有寒暑一日之內有朝夕
寒暑異而裘葛不異朝夕異而饔飧不異可乎哉昔人序少陵
詩有云太平黷武則志在銷兵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嗚呼少
陵之詩且然何況春秋出自孔子哉故欲執少陵開元天寶之
詩而例諸肅代諸作則泥矣執孔子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
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
覽二百四十二年之情事而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默
會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若執一字以求之如辛卯書名
王不稱大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兔園之咬文嚼字
而春秋之義隱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六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桂文烜桂文燦新校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一十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一十六

